

野地与行吟



自述

故乡气质的旅者，在泥土中抽穗，另一个世界的光，闪着孤独的冥想。
我跟你在大地上相遇，辽远的天空预言这样的时刻，
然后告别，一片窸窣心声……

张炜◎著

 中国社会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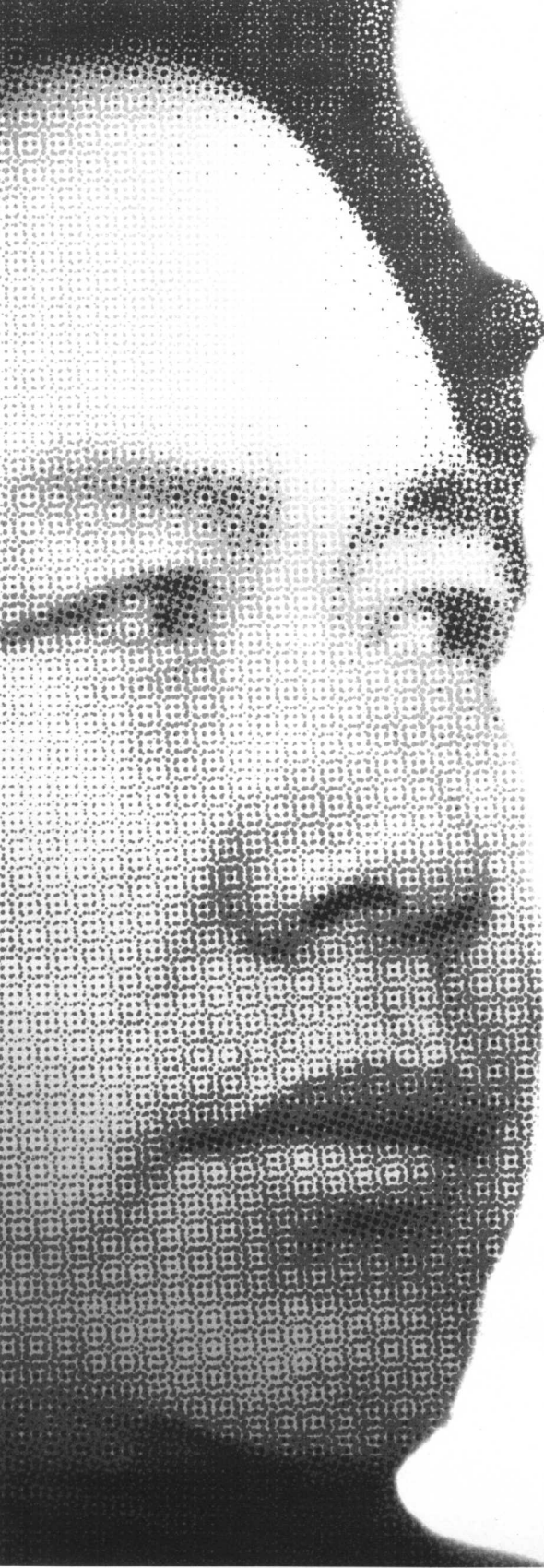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的心灵史 · 世界的眼光 ·

野地与行吟



自述

张
炜◎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炜自述：野地与行吟/张炜著.-北京：
中国社会出版社，2007.3
ISBN 978-7-5087-1611-4

I.张… II.张… III.张炜-自述
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2067 号

张炜自述：野地与行吟

著 者：张 炜

责任编辑：牟 洁

摄 影：田恩华

封面设计：柏拉图设计

出版发行：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：100032

通联方法：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：(010) 66051698 传 真：(010) 66051693

邮购电话：(010) 66076941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：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：170mm × 230mm 1/16

印 张：14

字 数：160 千字

版 次：200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23.00 元

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、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

张炜简介

1956年11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，原籍山东省栖霞县，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。

曾长期做档案资料编研工作。1975年开始发表诗，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文论等。在海内外出版著作150余部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家族》《柏慧》《外省书》《能不忆蜀葵》《丑行或浪漫》等11部，中篇小说《瀛洲思絮录》《秋天的愤怒》《蘑菇七种》，短篇小说《冬景》《海边的雪》《一潭清水》，散文《融入野地》《夜思》《羞涩和温柔》，长诗《松林》等。出版有《张炜文库》1~10卷。

作品在海内外多次获得文学奖，并译为英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在境外出版。

《古船》被海外评为“华文小说百年百强”、国内“华语文学百年百优”、台湾金石堂选票最具影响力图书奖，《九月寓言》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、上海长中篇小说大奖、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图书，《外省书》获首届齐鲁文学奖。《丑行或浪漫》获全国畅销书奖、“中国最美的书”奖。新作长篇小说《刺猬歌》获热烈反响。





大家门书系

出版者语

作家张炜一直在埋头精神葡萄园的植耕，这使他从 1986 年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蜚声文坛以来，不断拥有坚韧自知的收获，并以关注齐鲁大地上的自然物华，养成一种躬醒的习惯。在这样一个交叉繁杂而难以回归的年代，他的人文读本《野地与行吟》必将成为一种珍贵，在积极淡定的风格背后，是与恒久内心相呼应的大和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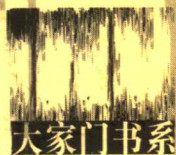
策 划：牟 洁
责任编辑：牟 洁





生活中无数次证明：忍受是困难的。不能忍受
是人性中刚毅纯洁的一面，是人之所以可爱的一个
原因。我知道封有塾闹却拖靴人回，一直到把人
耗完。我爱野地，爱遥远的那一条线。

张炜 2007.1.2



目 录

自 画 像 ···· / 3

童 年 ···· / 25

经 历 ···· / 57

写 作 ···· / 71

野 地 ···· / 111

今 天 ···· / 145

演讲语录 ···· / 185

附 录

张炜文学创作活动年表 ···· / 207





自画像

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，我最终将告别它。我想寻找一个原来，一个真实。这纯稚的想念如同一首热烈的歌谣，在那儿引诱我。市声如潮，淹没了一切，我想浮出来看一眼原野、山峦，看一眼丛林、青纱帐。我寻找了，看到了，挽回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默想。辽阔的大地，大地边缘是海洋。无数的生命在腾跃、繁衍生长，升起的太阳一次次把它们照亮……

自画像

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，我最终将告别它。我想寻找一个原来，一个真实。这纯稚的想念如同一首热烈的歌谣，在那儿引诱我。市声如潮，淹没了一切，我想浮出来看一眼原野、山峦，看一眼丛林、青纱帐。我寻找了，看到了，挽回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默想。辽阔的大地，大地边缘是海洋。无数的生命在腾跃、繁衍生长，升起的太阳一次次把它们照亮……当我在某一瞬间睁大了双目时，突然看到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簇新。它令人惊悸、感动、诧异，好像生来第一遭发现了我们的四周遍布奇迹。

我极想抓住那个“瞬间感受”，心头充溢着阵阵狂喜。我在其中领悟：万物都在急剧循环，生生灭灭，长久与暂时都是相对而言的，但在这纷纭无绪中的确有什么永恒的东西。我在捕捉和追逐，而它又绝不可能属于我。这是一个悲剧，又是一个喜剧。暂且抑制了一个城市人的伤

感，面向旷野追问一句：为什么会是这样？这些又到底来自何方？已经存在的一切是如此完美，完美得让人不可思议；它又是如此地残缺，残缺得令人痛心疾首。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熟知的世界，还有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；原来那种悲剧感或是喜剧感都来自一种无可奈何。

心弦紧绷，强抑下无尽的感慨。生活的浪涌照例扑面而来，让人一拍三摇。做梦都想像一棵树那样抓牢一小片泥土。我拒绝这种无根无定的生活，我想追求的不过是一个简单、真实和落定。这永远只能停留在愿望里。寻找一个去处成了大问题，安慰自己这颗成年人的心也成了大问题。默默挨蹭，一个人总是先学会承受，再设法拒绝。承受，一直承受，承受你的自尊所无法容许的混浊一团。也就在这无边的踟蹰中，真正的拒绝开始了。

这条长路犹如长夜。在漫漫夜色里，谁在长思不绝？谁在悲天悯人？谁在知心认命？心界之内，喧嚣也难以渗入，它们只在耳畔化为了夜色。无光无色的域内，只需伸手触摸，而不以目视。在这儿，传统的

▼ 树就是这样一生抓紧泥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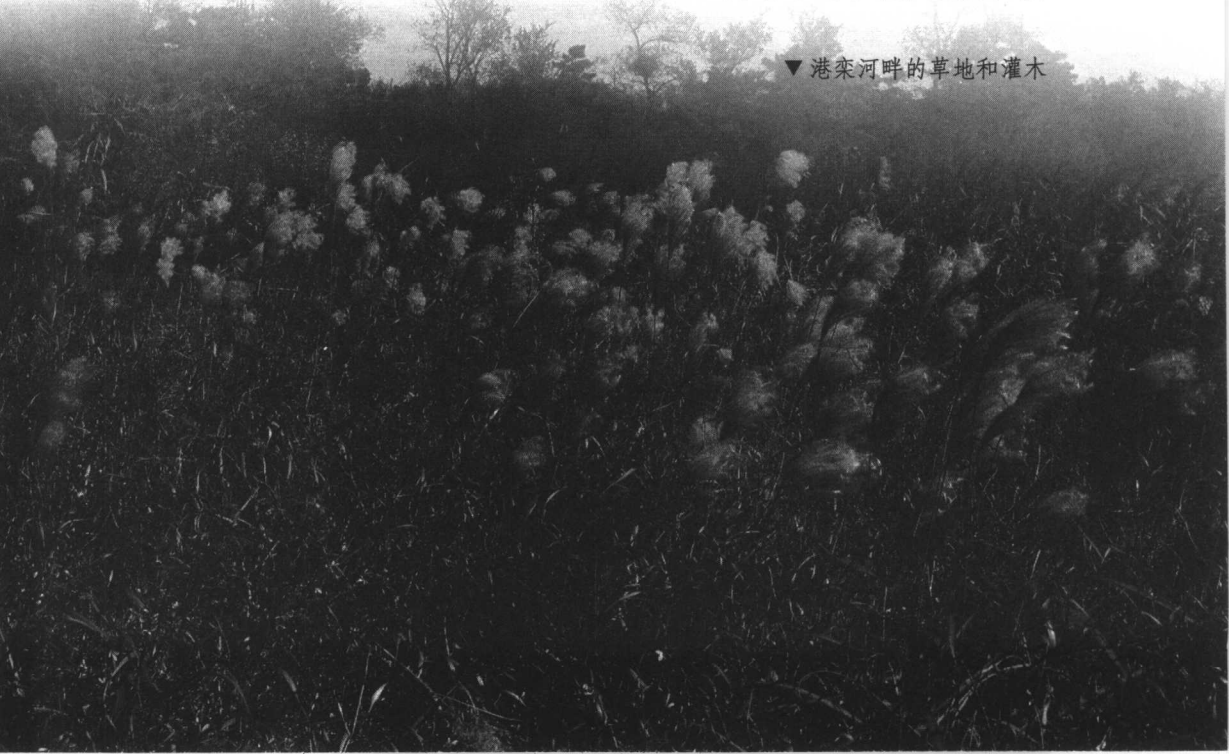
知与见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。神游的脚步磨得夜气发烫，心甘情愿一意追踪。承受、接受、忍受——一个人真的能够忍受吗？有时回答能，有时回答不，最终还是不能。我于是只剩下了最后的拒绝。

二

当我还一时无法表述“野地”这个概念时，我就想到了融入。因为我单凭直觉就知道，只有在真正的野地里，人可以漠视平凡，发现舞蹈的仙鹤，泥土滋生一切。在那儿，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，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。野地是万物的生母，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。她的乳汁汇流成河，涌入海洋，滋润了万千生灵。

我沿了一条小路走去。小路上脚印稀罕，不闻人语，它直通故地。谁没有故地？故地连接了人的血脉，人在故地上长出第一络根须。可是谁又会一直心系故地？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一个人长大了，走向远方，投

▼ 港栾河畔的草地和灌木



人闹市，足迹印上大洋彼岸，他还会固执地指认：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。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生长延伸出来的。

我又看到了山峦、平原、一望无边的大海。泥沼的气息如此浓烈，土地的呼吸分明可辨。稼禾、草、丛林；人、小蚁、骏马；主人、同类、寄生者……搅缠共生于一体。我渐渐靠近了一个巨大的身影……

故地指向野地的边缘，这儿有一把钥匙。这里是一个入口，一个门。满地藤蔓缠住了手足，丛丛灌木挡住了去路，它们挽留的是一个过客，还是一个归来的生命？我伏下来，倾听，贴紧，感知脉动和体温。此刻我才放松下来，因为我获得了真正的宽容。

一个人这时会被深深地感动。他像一棵树一样，在一方泥土上萌生。他的一切最初都来自这里，这里是他一生探究不尽的一个源路。人实际上不过是一棵会移动的树。他的激动、欲望，都是这片泥土给予的。他曾经与四周的丛绿一起成长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回头再看旧时景物，会发现时间改变了这么多，又似乎一点也没变。绿色与裸土并存，枯树与长藤纠缠。那只熟悉的红点颏与巨大的石碾一块儿找到了；还有那荒野荒草中百灵的精制小窝……故地在我看来真是妙迹处处。

一个人只要归来就会寻找，只要寻找就会如愿。多么奇怪又多么朴素的一条原理，我一弯腰将它捡了起来。匍匐在泥土上，像一棵欲要扎根的树——这种欲求多次被鹦鹉学舌者给弄脏。我要将其还回原来。我心灵里那个需求正像童年一样热切纯洁。

我像个熟练的取景人，眯起双目遥视前方。这样我就迷蒙了画面，闪去了很多具体的事物。我看到的不是一棵或一株，而是一派绿色；不是一个老人一个少女，而是密挤的人的世界。所有的声息都洒落在泥土上，混合一起涌过，如蜂鸣如山崩。

我蹲在一棵壮硕的玉米下，长久地看它大刀一样的叶片，上面的银色丝络；我特别注意了它如爪如须、紧攥泥土的根。它长得何等旺盛，完

美无损，英气逼人。与之相似的无语生命比比皆是，它们一块儿忽略了必将来临的死亡。它们有个精神，秘而不宣。我就这样仰望着一棵近在咫尺的玉米。

时至今天，似乎更没有人愿意重视知觉的奥秘。人仿佛除了接受再没有选择。语言和图画携来的讯息堆积如山，现代传递技术可以让人蹲在一隅遥视世界。谬误与真理掺拌一起抛洒，人类像挨了一场陨石雨。它损伤的是人的感知器官。失去了辨析的基本权利，剩下的只是一种苦熬。一个现代人即便大睁双目，还是拨不开无形的眼障。错觉总是缠住你，最终使你臣服。传统的“知”与“见”给予了我们，也蒙蔽了我们。于是我们要寻找新的知觉方式，警惕自己的视听。

我站在大地中央，发现它正在生长躯体，它负载了江河和城市，让各色人种和动植物在腹背生息。令人无限感激的是，它把正中的一块留给了我的故地。我身背行囊，朝行夜宿，有时翻山越岭，有时顺河而行；走不尽的一方土，寸土寸金。有个异国师长说它像邮票一般大。我走近了你、挨上了你吗？一种模模糊糊的幸运飘过心头。

三

大概不仅仅是职业习惯，我总是急于寻觅一种语言。语言对于我从来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。人生之路上遭逢的万事万物之所以缄口沉默，主要是失去了语言。语言是凭证，是根据，是继续前行的资本。我所追求的语言是能够通行四方、源发于山脉和土壤的某种东西，它活泼如生命，坚硬如顽石，有形无形，有声无声。它就洒落在野地上，潜隐在万物间。河水汨汨流淌，大海日夜喧嚷，鸟鸣人呼——这都是相互隔离的语言；那么通行四方的语言藏在了哪里？

它犹如土中的金子，等待人们历尽辛苦之后才跃出。我的力气耗失了那天，即便如愿以偿了又有什么意义？我像所有人一样犹豫，沮丧、叹息，不知何方才是目的，既空空荡荡又心气高远。总之无语的痛苦难以忍受，它是真实的痛苦。我的希冀不大，无非就想讨一句话。很可惜也很残酷，它不发一言。

让人亲近、心头灼热的故地，我扑入你的怀抱就痴话连篇，说了半晌才发觉你仍是一个默默。真让人尴尬。我知道无论是秋虫的鸣响或人的欢语，往往都隐下了什么。它们的无声之声才道出真谛，我收拾的是声音底层的回响。

在一个废弃的村落旧址上，我发现了遗落在荒草间的碾盘。它上面满是磨钝了的齿沟。它曾经被忙生计的人团团围住，它当刻下滔滔话语。还有，茅草也遮不住的破碎瓦砾，该留下被击碎那一刻的尖利吧？我对此坚信无疑，只是我仍然不能将其破译。脚下是一道道地裂，是在草叶间偷窥的小小生灵。太阳欲落，金红的火焰从天边一直烧到脚下；在这引人怀念和追忆的时刻，我感到了凄凉，更感到了蕴涵于天地自然中的强大的激情。可是我们仍然相对无语。

刚刚接近故地的那种失，代之而来的是深深的到它们的表层之下，有不曾接近过的东西。多西下的郊野，默想观望，像等候一个机会。也就在这时，

熟悉和亲切逐渐消陌生感。我认识着我以往完全少次站在夕阳

麦茬地里的老人 ▶



▲ 龙口市黄城西郊

偶尔回想起流
逝的岁月，会勾起一丝酸疼。

好在这会儿我已没有了书生那样的忏悔，
而是充满了爱心和感激，心甘情愿地等待、等待。我回想
了童年，不是那时的故事，而是那时的愉快心情。令人惊讶的是那种愉
悦后来再也没有出现。我多少领悟了：那时还来不及掌握太多的俗词儿，
因而反倒能够与大自然对话；那愉悦是来自交流和沟通，那时的我还未
完全从自然的母体上剥离开来。世俗的词儿看上去有斤有两，在自然万
物听来却是一门拙劣的外语。使用这种词儿操作的人就不会有太大希望。
解开了这个谜我一阵欣慰，长舒一口气。

田野上有很多劳作的人，他们趴在地上，沾满土末。禾绿遮着铜色
躯体，掩成一片。土地与人之间用劳动沟通起来，人在劳动中就忘记了
世俗的词儿。那时人与土地以及周围的生命结为一体，看上去，人也化
进了朦胧。要倾听他们的语言吗？这会儿真的掺入泥中，长成了绿色的
茎叶。这是劳动和交流的一场盛会，我怀着赶赴盛宴的心情投入了劳动。
我想将自己融入其间。

人若丢弃了劳动就会陷于蒙昧。我有个细致难忘的观察：那些劳动者一旦离开了劳动，立刻操起了世俗的词儿。这就没有了交流的工具，与周遭的事物失去了联系，因而毫无力量。语言，不仅仅是表，而是里；它有自己的生命、质地和色彩，它是幻化了的精气。仅以声音为标志的语言已经是徒有其表，魂魄飞走了。我崇拜语言，并将其奉为神圣和神秘之物。

四

生活中无数次证明：忍受是困难的。一个人无论多么达观，最终都难以忍受。逃避、投诚、撞碎自己，都不是忍受。拒绝也不是忍受。不能忍受是人性中刚毅纯洁的一面，是人之所以可爱的一个原因。偶有忍受也为了最终的拒绝。拒绝的精神和态度应该得到赞许。但是，任何一种选择都是通过一个形式去完成的，而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。



▲ 夜色